

泰山夜景。

通讯员供图

## 泰山顶上观彗星

□周郢

1618年，彗星曾出现于天空中。明末清初人彭孙贻《山中闻见录》云：“彗星见东方，若蚩尤旗，有白气长竟天。”张岱《夜航船》云：“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年），东方有白气，长竟天，其占为彗象，辽阳震报相踵。”

这一年十月，少詹事郑以伟典试南闱，归登泰山，曾在岱顶观测到此彗星。其记云：“道士呼日轮出，余披狐裘而起，呼酒步

庭际。初途次闻人言彗星出，不之信，蚤行亦不及验。至是出望角、亢间，彗长亘天，色苍白，若天孙戏作飞白书也。又释典谓夜叉口中烟为彗，当亦相似。柄在东北，而扫西南，历代《天文志》：“泰山入角十二度”，正彗所近也。”此年正逢明廷与建州女真冲突全面爆发，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“告天”誓师，宣示七大恨之讨明檄文，正

式起兵反明。五月，清兵攻克抚安、三岔、白家冲三堡。故郑以伟将此星变与时事相联系：“余意岱之东为海，近辽，辽《志》当箕尾，度大都东方地。是时建酋破我三城（指抚安、三岔、白家冲），又剪阕我清河（今辽宁本溪县北清河城，时为努尔哈赤所破），抑或为建之征乎？……久之，彗稍稍灭。輿而登观海亭，即日观峰也。”（明郑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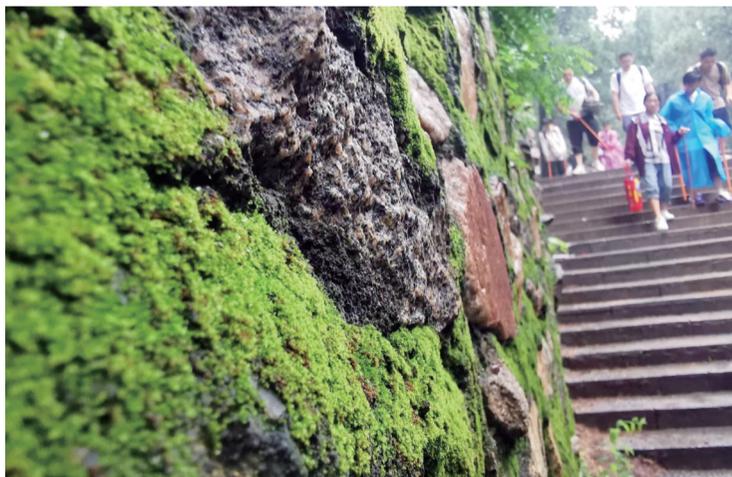
伟《灵山藏·怀玉藏洹泥集》，明崇祯刊本，第38—39页）以伟此行又作《登岱四首》刻石和圣祠壁，中有“谁挽苍波扫妖彗，辽阳一洗战争埃（自注：是时彗星见角亢间，仰当角十二度）”之句，也关联到这一时变。

郑以伟（1570—1633），字子器，号方水，江西上饶人。万历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。

### ◎捕风捉影

## 听着经声的青苔

□刘水 文/图



绿意盎然的苔藓。

你有多长时间没有看到过苔藓了？或者说，苔藓曾经进入过你的视野吗？

一个周六，一天都在下雨，我趴在桌子上读书的时候，听着窗外“哗哗”的雨声，好像看见雨点敲打在墙缝或地砖的青苔上，溅起一层淡油彩般的绿烟。

我披上雨衣，又带了把伞，去山里走走，想趁着下雨，去看看苔藓。不见苔藓已经整整一年了。

还记得去年这个时节，我曾去过两次上峪的“野蒜溪”，看溪水中一块石头上长着的一片苔藓。除了我，也许只有水中的鱼，来喝水的鸟，还有蚂蚁，才会注意到附在石头上的这片绿吧？

记得前年曾在中溪东边的一个村子里，一面背阴的鹅卵石垒砌的

墙上，看见一片片斑驳的苔藓，绿苔衬托出卵石各种各样的形状，我从中看见了低头觅食的鸡、竖着身子的海马、趴在地上的慵懒的海狮，还遇到了醉酒的“诗仙”、面露凄苦的“诗圣”，还有汨罗江畔行吟的屈原。若不是有苔藓，我怎么会注意到这些“形象”？若不是我留下了照片，谁会相信这是在一堵老墙上的发现？

几年前，我在西溪无极庙西去扇子崖的路边，看见岩石上的苔藓在悄悄开花，还在山阴后石坞的姊妹松下，看见一片苔藓上有一只百足虫悠然爬过，也不怕枝头上的山雀下来啄食。

此前一次下雨，我去了岱庙，我想看看后寝官西配殿前，那段石子路的苔藓，但不知怎么，今

年的苔藓稀稀拉拉，没长起来。雨水够多，是游人多了，踩踏没了？还是负责的园林工人细细清除了呢？不会有人想到，竟然会有人对苔藓感兴趣。

然而我却觉得，一座古庙、一座大山，总还是有绿苔长出来才好。有苔藓的庙才有古意，所谓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”有苔藓的山才自然，所谓“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”山里不能“空山不见人”，但也不能没有苔藓、只有游人吧？

我喜欢苔藓，曾因为《直到长出青苔》这个名字，买下了杉木博司的书。等把书读了一遍，我不明白书中的内容与苔藓有什么关系，是说艺术要经过历史的沉淀，显出自然的本色吗？是说苔藓

代表着自然，代表着时光，代表着静寂，代表着繁华落尽吗？

在雨中，我撑着伞，沿登山的古盘道往上走。雨水汇成小溪，在光滑的石板路的缝隙中潺潺流淌。石板路缝隙中，看不到绿苔。但在一段两边都是参天古柏的路段，一面乱石砌就的墙上，我看见了斑驳的绿苔。绿苔浸在雨水中，我看见一只湿湿虫、一条细细的蚯蚓在绿苔中寻寻觅觅。还有一只死去的蜗牛，蜗牛壳已经长在苔藓中，一圈一圈的螺纹，像年轮一样。

我又去了普照寺，从竹林出来，雨更大了。在筛月亭下避雨，听藏经阁里，师傅们正在唱经。藏经阁的墙脚也长着幽幽的绿苔，年复一年，它们天天听着寺里师傅的诵经声。